

(接上版)

冬天,天黑得早。
雪住了。灰白的月亮爬上东山。
劲松听见了奶奶尖利的喊声:“老鳖孙,小鳖孙,不吃饭了。咋不饿死恁这一对儿鳖孙呢,吃个饭还大呼小叫的!”
劲松浑身酸软,躺在鱼池埂上一动不动。
张颂文走过来,用脚尖踢踢孙子:“小鳖孙,给你说悠着点悠着点。起来,母老虎喊吃饭嘞。再不起来,你可就听听什么叫龙啸虎叫了!”
这一夜,劲松睡的很死,很香、很甜。

010【外景】官渡古城 青龙潭村张颂文鱼池 东方鱼肚白 晴

鱼池的便道上停着一辆拉鱼专用厢式货车。
鱼池中五六位拉鱼工,扯着渔网,正在一圈一圈收拢。
越来越小的网圈里,三四斤个头的鲤鱼溅着水花,挺起身子,跃出水面。
张颂文一身水衣,趟着水催促着工人。

东方红日露出地面,阳光金灿灿,普照大地。
“爷,我来了!”劲松大呼小叫骑着电车呼啸而至。突儿拐入鱼池边青青的麦苗地,刹车,飞下两轮。
张颂文一扬手:“孙子,别慌。有水衣,穿上!”颂文狡黠一笑。这笑修尔消失不易觉察。
劲松丢下两轮,掂起池塘边的水衣,急忙慌拉扯着套在身上。他眼绷着,嘴吡着,不停地说着:“疼!疼!疼!”扑通一声,缠着脚踝的麦苗绊他个狗吃屎。
凑热闹的“闪电”在劲松身旁跳着,蹦着。劲松一把推开闪电,顺着边坡,小心翼翼滑下了水。
岸上的拉鱼工一箱箱把过了秤的鲤鱼倒进鱼车。
顷刻间,拉鱼工收拾好工具,付了钱,鱼车荡起裹着败叶的烟尘,扬长而去。
劲松有点不高兴了。他责怪爷爷:“咋不喊我嘞。睡死了。”
张颂文在水里爱抚地摩挲着着孙子浓密的头发:“这样,孙子。晚上爷爷带你让闪电给咱逮兔子。高速公路边上,麦地里兔子多了。中不?”

劲松两眼放光:“中,说死了。不能变。谁变谁孙子!”
突然他觉得脚底透心凉,一股池水钻进水衣。
张颂文高兴的脸上开花:“谁变谁孙子。”
劲松的水衣里灌满了刺骨的池水。他吃力地拖着水衣艰难爬上岸滩。
远处的张颂文低头嗤笑。
这一夜,张颂文、劲松和闪电给奶奶带回四只兔子。

11【外景】官渡古城 青龙潭村张颂文家小院外 雪后初晴

年三十,下午。
张颂文正在院门口收拾兔子。
一辆 MPV 缓缓驶过。张颂文扭头一瞅,车子停在了邻居陈老鳖家。
张颂文小声嘟囔:“烂鼻妞回来了?”
烂鼻妞是邻居陈老鳖的二女儿,现在外交部北美司做研究员。
汽车喇叭一响,陈老鳖急霍霍出来了。

车门咣当一开,陈老鳖冲着张颂文高喊:“颂文,你姑回来了。”
张颂文最见不得陈老鳖的显摆,敷衍一句:“烂鼻妞回来了。我夜儿黑逮了几只兔子,一会收拾干净了,给俺姑送去。让她尝尝鲜。”
陈老鳖给闺女一个眼色,烂鼻妞明白,喊了句:“颂文,忙着呢。年货买齐了?”
张颂文头也不抬小声编曲暗骂人:“三十逮只兔子!”
张颂文眼角一扫猛抬头,看烂鼻妞一

眼,这可不得了了:齐耳漂黄的短发,油光发亮;齐腰的米黄色加厚貂衣紧贴上身;下身一条髹褐色绒长裙裹着长腿;脚蹬着膝盖高的黑色雪地靴。张颂文花了眼,揉揉再瞪一眼:“姑,这是刚坐车回来?”
烂鼻妞眉毛一挑:“省外事办的车,送我过来的。”

张颂文站起,两手甩着手上的兔毛:“这得给家几天?”
烂鼻妞:“单位忙,初五提前一天回京。”
张颂文快步走到跟前,伸出手想和烂鼻妞握手,烂鼻妞嫌弃一笑。
张颂文这才缩回手。
张颂文冲着在二楼写作业的劲松高喊:“孙子,你姑奶回来了。趁着这几天和你姑奶学学英语,人家可是那个那个,啥啥……”

陈老鳖见张颂文憋了半天憋不出一句囫圄话,开口道:“博士!”一回头,看看闺女:“是不是?”
烂鼻妞一笑。
陈老鳖满口承当:“中,中。中。这几天闲着也是闲着,给那鳖孙教教英语,小菜一碟。”
劲松下了楼,跑出院子,来到陈老鳖和爷爷张颂文身旁。
烂鼻妞正好出院子拿车上的东西。
烂鼻妞看看劲松,眉毛一挑:“劲松?知道,知道。去年高考发挥失常,今年再考。屡败屡战,值得尊重。待会儿对你的英语摸摸底。共同进步。好吗?”
劲松看烂鼻妞看瘡怔了,一抬眼连忙点头:“谢姑奶奶。谢姑奶!”
夜里十点。
烂鼻妞和劲松在二楼开始了免费的一对一英语辅导。
烂鼻妞简单回答了劲松对外交部的好奇。

烂鼻妞莞尔一笑:“劲松,我给你说说脸鼻妞的来由。我在单位,同事喊我陈锦华。小时候家里穷,烤不起火,一入冬冻得流鼻涕,鼻下上颌因鼻涕冻得淌血,结了痂,鼻涕像宽粉条一样长时,鼻子一吸溜,缩回去了。缩不回去时,就用棉袄一蹭。蹭来蹭去,久而久之鼻头溃烂,街坊邻居就喊我烂鼻妞。”

【切入】
陈锦华分口语、听力和笔试对劲松的英语功底进行了测试。
陈锦华合上试卷摩挲一下劲松浓密的黑发:“基础还可以。不用担心。好在高考英语考的是笔杆子。咱就对症下药。我的计划是背和写两部分。早上六点半开始,到九点早饭期间每天一百个单词,不管你是否熟悉认识,每天都要背。九点半以后到十二点半之间,针对你背过的单词我出两张试卷;午休从十二点开始,两点半结束,下午咱俩共同改卷子;晚上针对你的试卷错误,抄写正确答案;晚上七点看看央视新闻联播,八点到十点再背一五十个单词,三十个短句。十点半上床睡觉。”
劲松眉头一皱,强忍着点了点头。
陈锦华:“点了头,就算答应了,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有的是惩罚的办法。”

012【外景】官渡古城 青龙潭村 晴 陈老鳖家

院门口。
省外事办的 MPV 已经等着陈锦华。劲松和陈锦华分手离别。
陈锦华握着劲松的手:“劲松,九月再见,我在北京等你!”
劲松两眼噙泪:“姑奶,谢您这六天的陪伴。九月北京见!”
车启动了,陈锦华和道别的众邻居挥手致意。

“劲松个鳖孩儿算是沾了大便宜!”
“烂鼻也算给村里作了贡献。”
“老鳖也是有福气,养个恁好的妞!”
“老鳖,等着吃油馍吧。北京的。”
啧啧啧!

013【外景】复读学校澡堂 礼拜天 中午

今天是学校规定的男生洗澡日。时间只有一个钟头。
劲松在水龙头下,尽情享受着这半月一次淋水带来的戏水愉悦。
一室友:“松,你嘞英语进步可以说是跨越式的,说说经验呗。”
劲松用手淘着浓发:“啥,你说啥?”
流水的哗哗声遮掩了室友的声音。
劲松把头伸出水柱,用手揉揉眼睛,他发现蹲在地板上的同学正在流泪:“有掉泪的焦虑,还不如多背几个知识点!”
劲松弯腰低头拍拍室友的肩:“晚上我把超人的学习辅导教材给你看看。这算是雪中送炭了。请我吃饭。”

室友猛然站起:“几乎快成了复习机器,每天都在争分夺秒地写呀写呀。只想把分数提高一点,再提高一点,这是我能够改变未来的唯一机会了。高考就要拉开帷幕,比起第一年的紧张害怕,现在的我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,不管结果如何,终于熬到头了!”
突然,室友晃晃荡荡摔在地板上。
劲松一愣大喊:“贺炜晕倒了。快来人啊!”
洗澡的同学聚拢过来。围着贺炜手忙脚乱地折腾。
劲松厉声高呵:“别乱动。他昏过去了。我喊老师。”
劲松赤条条跑出浴池门帘,用门帘遮掩着下身声嘶力竭高喊:“老师,贺炜晕在澡堂了!快来人啊!”
校医和老师惊慌失措,奔跑过来。

【切入】救护车鸣着警笛,闪着深蓝冷峻的灯光离开学校。

015【外景】复读学校红黑榜公示牌 晴

劲松的成绩单独一行。用黄色大楷突出在榜首。
三次摸底考试排名第一,平均成绩 714 分!

016【外景】六月 1 日 官渡古城 高考前五天 儿童节 晴

6 月 1 号,儿童节。
复读学校已经停课,学生陆陆续续回家待考。
还有七八天的时间。胡歌海清惯性思考,决定让儿子回老家和爷爷共同生活几天,允许踩点考场时再把儿子接回来。
胡歌看看儿子,望望海清以商量的口气说道:“劲松,回青龙潭四五天,看考场时再接你回来?”

没等劲松是否同意,海清快人快语:“回青龙潭吧,那是你老家。万一再碰见个贵人呢?过年不就遇见了陈锦华吗?好事等着呢。你说是不是。”
劲松嫌费事也怕麻烦父亲母亲,但心里又没有反对的理由,他也怕这几天见老同学:“回去呗,只要你们不嫌麻烦。”
胡歌早已准备好了,他拎出儿子喜欢吃的喝的一大袋东西:“走,来一趟说走就走的闪电旅行。”
劲松一听到父亲口中的“闪电”,爽快答应道:“走。闪电旅行!”

017【外景】官渡古城 青龙潭爷爷鱼池 晴

鱼池里增氧机翻腾出朵朵浪花。鱼池边爷爷开荒的三亩土地上小麦金黄。池塘边的杏树上宛若鸡蛋大小的黄杏挂满枝头。鸟儿啄烂的杏儿落满一地。
胡歌把车开到父亲搭建的小房子旁,车头抵着房门,猛摁喇叭。
午睡的爷爷迷迷糊糊从竹床上坐起。他睁眼一看是儿子和孙子两人,兴奋得合不拢嘴,站起来一把拉过劲松:“鳖孙,你又回来了。眼吧前就进考场了,咋不多看两眼书呢?”
胡歌把手中的袋子往床上一撂:“你

这安静。他又想爷爷了。”
爷爷鼻子一哼:“我信你个狗崽子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,肚子没憋啥好屎。没事滚吧。”
爷爷对儿子胡歌从来没有好脸色。
胡歌跼着呀嘿嘿一笑:“爸,你那几亩麦子咋都没有头啊?”
爷爷没等胡歌说完,一句话堵死儿子:“滚!麦子都让小虫叨光叨净了!”
胡歌随口说道:“买个网,围着。会好点。”
劲松一听买网逮鸟,来了兴致:“爷,明儿就买。”
爷爷就喜欢孙子的朗利劲:“明儿去赶集,掂两张。给孙子玩。”

018【外景】官渡古城 青龙潭集市 高考前第四天 晴

麦收前最后一场集市。人流熙熙攘攘,摩肩接踵。
叫卖声,吆喝声,喇叭里的广告声奏出一首混合交响曲。
爷爷牵着孙子的手一前一后在人流中缓慢徘徊。
爷爷给劲松找了一处轧橙汁车摊要了一杯鲜果汁:“还要啥,给爷说。”
突然爷爷的老年机响了,爷爷一手掂着网片,一手摸摸索索掏出手机:“谁?咋了?”
劲松接过爷爷手里的网片:“爷,谁的电话?”一抬头爷爷脸色都白了,“咋了?”
爷爷口吃:“你奶让人给撞了。”

019【外景】官渡古城 青龙潭爷爷家鱼池 高考前三天 晴

爷爷去医院照护奶奶了。
鱼池上只剩下劲松一人。
天灰蒙蒙的,劲松已经起床。忙着在那仅剩一半麦穗的地边挥锨挖坑。劲松想着爷爷的交代,临回县城前,一定完成那片麦地的支杆挂网片,阻拦小虫再叨不多的麦穗。

020【外景】青龙潭爷爷家鱼池 高考前第二天 傍晚 晴

背着书包,望着鱼池前的小道,劲松想着胡歌应该快到了。昨天晚上他已经和父亲通过电话,胡歌说今天接他回城看考场。
胡歌的车慢慢停稳。胡歌下了车。
胡歌:“劲松,你走了鱼池咋办?”
劲松:“陈爷说他来照护两天。我考完就回来替他。”
劲松指着挂的网片说:爸,网片上已经有麻雀沾上了。你看。
胡歌顺着儿子的手指向一看,网片上的麻雀正在奋力挣扎,力图摆脱网片的束缚逃命。
胡歌:“儿子,走了。三天后回来,一定一网的鸟儿。你就考串儿吃吧,妥妥的野味!”

021【外景】高考考场 六月八号 高考最后一天 晴

“出来了,出来了。”考场外的陪考家长兴奋焦灼地说,“有人出来了。”
出来的是劲松。
劲松迈着坚毅的步伐,没有了第一次出考场的激动和兴奋。
他频频向通道两旁的家长点头致谢,挥手致意。
考生家长:“这孩子,局长的料!看那架势就是当官的做派。”
【切入】青龙潭爷爷家鱼池
陈老鳖狼狈地蹲在民警一旁老实回答着警察的询问。
劲松走出校门,拐到人行横道上。
一辆警车旁,胡歌喊住了儿子。
警察和劲松一番交流被带上了警车。警车呼啸而去。
胡歌和海清瘫在人行道上。